

純白齋類稿
附錄

一



純白齋類稿
附錄

二



純白齋類稿附錄（三）
趙待制遺稿附詞





楚辭集卷之三

一

純白齋類稿
附錄

一

胡助撰

中華書局

純白齋類稿

附錄

二

胡助撰

中華書局

純白齋類稿附錄

三

胡助撰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純白齋類稿（及其他一種） 三冊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純白齋類稿

此據金華叢書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純白齋類稿序

純白齋者。吾宗古愚先生著書之所也。先生名助。字古愚。自號純白老人。元至正間。授承信郎。官太常博士。歸田時。宦囊如洗。好讀書。以文名。尤耽吟咏。自編其藁三十卷。明正德間。先生六世孫淮。搜尋遺集。重梓于家。其存者詩賦雜文共二十卷。附錄二卷。皆當時名士大夫投贈之作。仍以純白齋類稿名之。非復先生手編之舊矣。嗟乎。吾郡當有元時。其講明理學而兼工詞翰者。有許白雲。原本經術而共推詞宗者。有吳立夫。他如黃文獻。柳文肅。無不篤守聖經。以文章著譽。先生皆引爲文字交。其同以詩賦雄一時者。惟胡與陳。陳則鹿皮子。胡卽先生也。鹿皮子集祇四卷。不及先生十之二。先生詩文之美。蜀郡虞集。陵陽貢奎。序中已詳言之。余何敢復贅一辭。所幸者先生世居東陽之東湖。離余家僅四十五里。又與余始祖同出安定。是書其裔孫於康熙朝。已重鋟之。閱今二百餘年。猶不爲刳灰所化。此殆先生呵護之靈也。抑亦子孫之能善守也。客秋宗廉回里。郵寄來鄂。余因函付梓人。以廣厥傳。我胡氏子孫。誦先人之清芬。其尙知所法哉。同治十二年癸酉夏四月。永康後學胡鳳丹謹序。

純白齋類稿序

純白齋者，元太常博士古愚胡先生之自號也。類稿者，先生之子瑜以詩文遺稿類而別之，以便傳誦。總三十卷，歲久薦經兵燹，殘缺失次。且第二卷及後一連十三卷俱無存。今六世孫淮深痛惜之，廿餘年間，徧扣文獻大家，求其遺墨，分入各類以補之。仍曰類稿。又以當時名公所贈詩文類于卷末，以爲附錄。湊二十二卷，將以刊梓于家，以勗後裔。錄成，其從昆季子姓見之皆喜，各出工費，以助其成。間嘗示余校正，且祈文以序篇端。余嘗聞純白先生自幼天資警敏，勤學修行，長則宦遊京國三十餘年，盡友天下士，以資麗澤。若馬公祖常、危公素、虞公集、歐陽公玄、蘇公天爵，以及吾鄉之柳公貫、黃公潛，皆與之締文字交。以故作爲詩文，澹而文，質而麗，脫去綺靡浮薄之態，而自成雍容典雅之音。其長篇則充暢而條達，其詩律多精縝而華潤，觀其扞蹕上都，出居庸，過雲州，至灤河，賦李老谷，登李陵臺，關河歷覽之雄，宮櫞物儀之盛，目之所觸，肆口成章，讀之疊疊使人忘倦。誠吾鄉之一代儒宗也。於乎，前人之有善，不幸弗傳，天下後世無自而知者衆矣。先生之文，有子若瑜者，纂修於前，尤復世有賢孫，子紹述於後。今去百四十餘年，卽其書想其人，尙猶一日也。何其幸哉！爲之後者，尤當珍藏以傳永久，以繼承先志可也。先生姓胡，名助，字古愚，別號純白老人，爲東陽東湖之故家云。正德庚午春二月，同邑後學杜儲公逯書。

重鐫純白齋類稿序

余觀詩歌一道。上足以徵治。下足以平情。是以古先哲王。奏二南於房中。俾里巷編氓。皆得歌吟而佩服之。今聖天子建極中和。治化洋溢。萬幾之暇。御製詩章。媲美南風之曲。學士大夫競工韻學。以成一代之盛。而於臣工。亦時賜詩。以加獎勵。且命詞臣彙輯唐詩。發帑金繡梓。風示天下。故凡受官莅土。莫不體此爲兢兢。予令東陽。往往搜採遺文。期副上意。辛巳夏。公事過東湖之地。見其青峯環秀。碧澗涵澄。知其中必產名儒偉士。詢之。則元時編修公助胡先生之故居也。叩其遺書。謂代凡數易。兵燹頻經。卷冊散軼。無有存者。歎惜久之。今年冬。余以丁內憂。出居寓樓。將行。先生之裔持重鐫純白齋類稿乞序於余。余發視之。迺知爲先生集也。循諷再三。歎其詩力雄厚。上追古人。其理密而詞醇。如白璧之無疵也。學博而氣古。如寶鼎之有耀也。曠懷高寄。如流雲之過空。憂世傷時。如暮猿之啼峽。視談雕琢綺繪家。奚啻秦岱培塿之別。是誠有元一代之遺音。可以徵上治平不情。不遷徙於風氣。傑然成一家言者。余固有發潛表隱之責。而搜採遺文。又予素志。雖匆匆行色。不辭數言以序其略云。

康熙丙戌仲冬。賜進士出身。文林郎。知東陽縣事。張愈奇書于吳寧寓樓。

跋

元季時。吾邑之隱居著書者。類多聞人。精工詩賦。則陳公樵、胡公助。其最著也。胡公號古愚。晚號純白先生。性恬退。不事聲利。苦節自甘。平時爲詩。雅好陶淵明、黃山谷二家。其行藏亦復相似。故一代名公鉅儒。樂與爲友。自居鄉里。以至應徵史館。凡所過名山大川風景之不齊。皆賦詩以誌其事。及告歸。孤吟聯唱。胸次洒然。宜其詩之迴絕一時也。余去先生數百年於茲矣。慕其志節。久欲得其詩而讀之。世遠代遷。編殘簡缺。明時六世孫淮集其散亡。今鮮有存者。族之裔遍叩藏書舊家。復獲殘本文多剝蝕。不無魯魚之謬。可正者正之。疑者闕之。重授諸梓。雖非初時全豹。固自蔚焉有光。余因得讀其詩。以想見其人。春容高朗。則月明波清也。老蒼華潤。則松古雲輕也。幽香自異。則如新菊之在籬。孤節獨標。則如脩筠之倚谷。先生慕淵明之爲人。因慕其詩。先生之爲人似淵明。而詩之雅逸亦似之。雖然。觀其憤時嫉俗。寄託遙深。不又隱然杜少陵之風乎。夫詩心聲也。惟先生之心。高乎流俗之上。故先生之詩。起乎世運之衰。人不敵而詩存。詩不亡而人如晤矣。時之稱善詩者。胡與陳相爲頡頏。陳之鹿皮子集。前年彙編於董廣文。胡之純白類稿。今年重梓於其孫。惟兩先生之精光。足以不朽。宜其遺文復出。並垂有元一代之逸響歟。康熙歲在丙戌一陽月。南岑後學吳霖謹跋。

題胡古愚詩集序

昔故宋渡江。大臣世家從焉。若韓、呂、晁等氏。皆居東陽。而論學之懿。若朱、張、陸三子。又由呂氏會合。學者見聞於斯爲盛。文獻之徵。庶或在此乎。而二百餘年矣。故老皆無在者。集又不得身至其處。常因郡人士以諮緒餘。是以如胡君古愚之氣韻清雅。集所以敬愛而不忘者。廿年前。嘗以所著示集。又爲言平日與清河元復初、四明袁公伯長所講說而告之。今二公往矣。乃獨見古愚之文。譬如崑山之玉。質旣美矣。雕琢而彌文。鄧林之木。材旣良矣。締構而益固。方將以其潛古之器。春容之音。以合奏乎咸章馨濩之間。不亦盛乎。噫。孰謂文獻之邦。遺風故習之不遠也。致和元年五月十日。蜀郡虞集書。

送胡古愚除翰林國史院編修序

余自少時從師講道。至呂成公。知其鄉爲浙東之金華。因考其山川之勝。孕秀於人者。非偶然也。稍長。因識喬文惠公諸子。知自穆陵以來。一時文物之盛。家公戶卿。難以權謀聲利。相望若背項然。最後交義烏朱氏兄弟。始得論學術文章。訪問承平往事。則向之里第林園。衣冠鐘鼓之區。今皆散而爲郊墟田疇。莽然莫知所在矣。獨成公之學。徵而愈著。久而益彰。其必有屬於今而淑於後者。及來京師。得胡君古愚。質直明朗。能以辭氣發其精密。而不立偏異。以從時尚。有古人之風。又因以知有許益之者焉。於古愚爲友。其人履道力學。恥於于時取名。居環堵之室。自樂也。其他俊士輩出。何其鄉之多賢哉。夫山川之氣。有時乎盛衰。而其孕秀於人者。則未嘗間斷也。故其人之於道。猶川之於水。汭其源出於山者。演迤汪洋。晝夜混混。以匯于海。其斷溝絕澗。暴盈條涸。亦豈異夫權謀聲利之於一時也。余所謂屬於今者。其不在二三子乎。古愚以永嘉郡文學。除翰林國史院編修官。需次暫歸。凡朝之名勝。咸賦詩以贈。而屬余序。余懼夫山川之勝。亦足以遂安致樂。而損其遠遁之志。不然。處者固以其道自任。而仕者將以行於時。此古聖賢之所以不遑寧輟也。試持予言。質之鄉之老人長者。其然乎。不其然乎。致和元年夏六月。陵陽賁奎仲彰序。

胡古愚詩集序

余讀古人書。常思其人不得見。將求之今人之行有能如其書者。苟不得之。則其言之止乎禮義。莫詩若也。吾於金華胡君有得焉。君之詩也。溫柔婉粹。不麗於俗。有志於古雅者也。故其號曰古愚。性迂直。不屑屑於世尚。客京師。義冠博帶。遊王公大夫間。一言不及他。獨好論詩文。常瞠目力爭於古今人毫髮不貸。是故樂與之交。多好古博雅之士。余嘗悲世之人於荒基野塚。得殷泉斷碑。蝕鏡破鼎。以爲古物。至疲精力以購之。何其蔽也。如君者。非儒林之古物乎。何猶棄而莫之取。未幾執政者薦於上。擢爲國史官。余喜其有得矣。方今太平百年。登歌郊廟。其職可以作爲雅頌。稱述功德。追復商周魯之作。其古莫有加於此者。夫二雅之變。可復于正。及其終也。猶出於公卿大夫之爲。君官於國史矣。而有志焉。孰不以是期。然山川風土人情物理之宜。形於詠歌。而載之此集者。亦足以達古詩人之旨矣。後將有攷焉。豈致和改元夏六月。陵陽貢奎仲彰敘。

純白齋類稿跋

勝國之文，何其盛也。虞、揭、黃、柳，號四大家，而以詩名家。又稱虞、揭、范、楊，初豈但是。嘗閱元文類及續文章正宗二書，珠玉燦然。蘇天爵、鄭栢，皆自以爲空冀北之羣矣。孰知東陽純白胡先生之作述，實其滄海之遺珠哉。杜雲洞一日示予以純白齋類稿，竟日誦之，繼之以燭，爲詩若文，誠無忝於大家。噫，石鼓之文，非昌黎咏之，卽荒烟野草中物。昌黎一集，有歐陽公識之，而後爲千古文宗。雲洞先生去純白百三十有餘年，能求其稿於胡公之孫曰淮者，詮次成帙，俾壽梓以傳，此鄉後進之尙友先哲，與胡氏子孫之能世守祖遺，可謂兩得之矣。正德庚午夏五月既望，鄉貢進士天台後學龐龍書。